

論語日講解義

子罕
鄉党

四

甲子

卷	經	冊	號
二	一	六	一
學校	縣中	滋	賀

一

173.83

256

Vol 4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七

論語上之四

印書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此一章書是記聖教之所謹也。記者曰。夫子教人。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若言之時甚少。謂之罕言。一曰利。利是人情所欲。然與義相背。學者若有計功謀利之心。則害義甚矣。故罕言之。欲人知

所戒也。一曰命。命兼理氣其故甚微而難測。若專以命言。則將怠棄人事。而生怨尤之心。故罕言之。欲人知自脩也。一曰仁。仁包四德。其道甚大而難盡。若強以示人。則學者有躐等之心。故罕言之。欲人漸次以進也。於此見聖人教人至意。有在言語之外者。學者宜淡體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貴約不貴博之意。達巷黨人稱贊孔子曰。凡人才識。常患狹小。唯有孔子。大哉其不可量乎。大而道德性命之奧。細而禮樂名物之微。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可云博矣。惜乎汎兼衆藝。不能以一藝名之也。夫孔子之大。在道全德備。不在博學多能。黨人雖稱贊聖人。而非能淡知聖人者。孔子恐門弟子誤聽其言。將以務博爲事。故進門弟子

而謂之曰黨人言我無所成名以我不能專
守一藝耳。我將何所執乎。夫六藝之中隨執
一藝皆足成名。有所謂御與射者。我將執御
乎。亦執射乎。就二者較之。御爲易執。將執御
以成名矣。可見隨在是道。不必泛求。學聖人
者可以悟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
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矣。此一章書是聖人維禮之意。孔子曰。凡事無
害於義者。或可隨俗。有害於義者。不可苟從。
卽如冕之制。績麻成布而緇之以爲冕者。古
禮也。今也以其細密難成。改用爲絲。較爲省
儉儉。雖非禮。然於大義無碍。我固不必立異。
從衆亦可。若夫臣之拜君。必在堂下。亦古禮
也。今則竟拜堂上。是驕慢而爲泰也。害義甚
矣。雖違背衆人。吾寧從下而不顧焉。蓋制度
節文之細。猶可隨時。三綱五常之禮。萬世不
易。孔子維持世教之意。深矣哉。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此一章書是記聖人心體之虛也。記者曰。吾觀夫子應事接物之間。所絕無者。凡有四焉。人當事之未來。先爲億度。謂之意。先有專主。謂之必。既事之後。尚多留滯。謂之固。但顧己私。謂之我。四者。人情所不免。夫子渾然天理。不任私意。則毋意。隨事順理。不設期必。則毋必。過而不留。無有偏執。則無固。大同於物。不私一身。則無我。可見聖人之心。如鑑空水止。本無繫累。不待禁止而自絕之。學者惟力以去私。靜以觀理。則亦無四者之累矣。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此一章書是聖人事天立命之學也。魯有亂。臣陽虎曾爲暴虐於匡。匡人恨之。孔子貌似陽虎。經過其地。匡人舉兵圍之。孔子戒心於匡。其時從者皆懼。孔子慰之曰。道之顯著者。

謂之文。文必得人而傳。堯舜禹湯之統傳於文王。文王既沒。其所傳之文不在於茲乎。夫斯文之得喪。天意存焉。若天將喪斯文。則所賦於我者。必有所靳。我爲後文王而死者。將不得考述其禮樂。脩明其制度。以與於斯文也。今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是天未欲喪斯文也。予之一身。有命在天。匡人其如予何。竊有以自信矣。於此知聖人見理之明。臨變不懼。非達天知命。烏能幾此。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誡。故藝。

此一章書。是聖人不貴多能之意。大宰官名。問於子貢曰。吾觀夫子。殆生知之聖乎。何其無所不通。多能若此。是大宰以多能爲聖。而知聖也淺矣。子貢曰。大宰抑知聖之所以爲聖乎。凡天生聖人。皆有節制分限。獨吾夫子

不爲限量。縱其才德。使造於至聖之域。德旣造於至聖。才自無所不通。故又多能也。子貢以多能爲聖之餘事。可云知聖。孔子聞大宰與子貢問答之語。不敢以聖自居。又恐人以多能爲重。因卽大宰之言以明之曰。大宰許我多能。其知我者乎。但我之多能。亦自有故。嗚。吾少時未爲世用。而微賤。故能講習衆藝。此貢亦鄙末之事耳。豈君子所重哉。君子學問。自有遠且大者。不以多能爲貴也。門人因記琴牢之言曰。夫子平日曾云。吾不爲世人所試用。故得習於衆藝。卽少賤多能之謂也。可見脩己之道。自有大本大原。治人之道。自有大經大法。博學多能。非所急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一章書。是見聖心之虛。教人之誠也。當時皆稱孔子爲無所不知。故孔子謙而不自居。曰。我果有知乎哉。我實無所知也。但是平日

告人不敢不盡。無論賢智來問。必盡抒其蘊。卽有鄙陋之夫。來問於我。彼固空空然一無所能。我不敢以鄙夫而忽之。必叩擊發動其兩端。凡事之始終。物之本末。道器之上下。事理之精粗。無不盡我之知。以相告焉。人見我告人。必盡其誠。遂謂我無所不知。而我則實無所知也。此是孔子不執己見。因人啓發。正教人不倦之意。學者所當深思而自得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此一章書。是聖人自嘆其道之不行也。孔子曰。大道將行。則天兆文明。必有祥瑞以應之。虞舜時。鳳儀於庭。文王時。鳳鳴於岐山。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雖聖王不重祥瑞。而文明之兆。於此可徵。至於今。鳳鳥不至。已非虞舜文王之時矣。河不出圖。已非伏羲之時矣。世莫有用我者。道其不行矣夫。蓋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思大道之行也。聖王在上。文治興起。則鳳至圖出。自然可期。豈若後世侈言祥

瑞爲附會誇大之辭哉。

子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仁敬之心。隨感而應也。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如止水明鏡。一有所感。則油然而生。故記者曰。孔子見有喪服而齊衰者。有尊爵而冕衣裳者。無目而瞽者。遇此三種人。雖年少於我。必作而起。或行過其前。必急而趨。所爲哀有喪。

尊有爵。矜不成人也。哀矜是仁所發見處。尊禮是敬所發見處。仁敬之心。充積於中。故隨感隨應。不待勉強。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一章書。是顏子希聖之學也。顏淵遊於聖。

門學既有得。喟然歎曰。甚矣夫子之道之難
形也。嘗專力以進。多方以求。見其高也。仰之
庶幾可及。乃仰之彌高。見其堅也。鑽之庶幾
可入。乃鑽之彌堅。又嘗瞻之。若在吾前。恍惚
之間。卻又在後。蓋仰彌高。鑽彌堅。是道之無
窮盡也。瞻在前。忽在後。是道之無方體也。使
不有善教之施。學者何自而入。幸夫子循循
有序。善於誘人。而使之自進焉。蓋道之散於
萬殊者。謂之文。就萬殊中。有天理節文處。謂

之禮。夫子先博我以文。使包舉融會。後約我
以禮。使操持約束。回奉夫子之教。百倍加功。
趣味日出。雖欲罷而有所不能。凡吾才力可
用。既已竭盡無餘矣。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
之高堅前後卓然如立於我前。當此之時。則
自大以趨於化。自思勉而至於不思不勉。介
乎二者之境。非人力所能爲。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回惟有黽勉於文禮之中而已。噫。非淡
知聖道者。胡能形容親切如此哉。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守禮以正也。昔孔子有疾。子路慮及身後之事。以爲古時爲大夫者皆有家臣治喪。夫子曾爲大夫。乃使門人爲臣。是尊師意也。不知夫子時已去位。不當復有家臣。是未知所以尊之之道矣。夫子病少

間。乃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事詐而不實也。昔我爲大夫。則有家臣。今已去位。則無臣矣。無臣而爲有臣。我將誰人之欺乎。無乃欺天乎。且由之用家臣也。欲以尊予也。然尊之必以禮。與其死於家臣之手。而非禮自處。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而自安其禮之爲愈乎。且予使我無家臣。不得行大葬之禮。然有二三子在。予豈死於道路而不得葬乎。由前言之。見家臣之不當有。由後言之。見家臣之不必有。

可見愛入者當愛以德。敬人者當敬以禮。庶乎理順心安。而無踰越之失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有用世之心。而不苟用於世也。古人比德於玉。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借美玉以爲比。而問之曰。物之貴者莫如玉。而美玉則尤貴者也。今既有之於此。將韞於匱中。而終藏諸與。抑將求賈直之善者。

而沽之與。子貢之意。蓋以美玉之沽藏。探孔子之行藏也。孔子曰。美玉本爲世用。以埋言之。斷斷當沽。而不當藏者。其沽之哉。其沽之哉。然天下之寶原自貴重。豈可自輕。若使求賈而沽於人。則本然之美先失之矣。我必待夫善賈之自來者也。此可見孔子用舍行藏之心矣。蓋藏則抱道忘世。聖人不忍求則枉道徇人。聖人不爲。惟待則循乎天理。而安於義命之正。聖人之出處。誠時中之道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之化，無分中外也。當時孔子因道不行，欲去中國而之外國，偶發欲居九夷之嘆，亦猶乘桴浮海之意云耳。或人未之喻，以爲真欲居之，乃問曰：外國習俗鄙陋，恐不可居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自能信其在我，忠信篤敬，無入而不自得。且天地間人性皆善，道德仁義之氣，禮樂教化之習，

安在行於中國者，不可行於外國乎？何陋之有哉？蓋上下古今，東西南朔，此心此理，莫不相同。聖人之化，原無分於中外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正樂之事也。雅是大

雅小雅，頌是周頌魯頌商頌。雅頌之詩詞，卽朝廟所用之樂章，必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故孔子追敘之曰：詩樂在魯久矣，但歷年既遠，頗多殘缺失次。吾自衛反魯之年，考訂

既詳徵驗足信。一釐定之。然後樂之聲音
節奏得歸於正。其二雅三頌之詩。被諸管絃
者。篇章次序。各得其所。而雅用於朝廷。頌用
於宗廟。亦無有紊亂者矣。蓋詩樂所傳。皆聖
王之制作。治道之精微。孔子述往聖以傳後
世。正樂之功。匪淺鮮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
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一章書是聖人於庸德之行。常見不足也。

孔子曰。人於倫理日用之間。雖甚畀近甚微。
小之事。視之若易能。而其實每多欠缺。卽如
出而在邦國。則事公卿。必有所以事之者。當
盡其忠順。而不失上交之道也。入而在家庭。
則事父兄。必有所以事之者。當盡其孝弟。而
克脩子弟之職也。若有喪事。不特三年之喪。
卽期功總麻。皆不可忽。必於情所當致。禮所
當盡者。不敢不勉力以從也。至於飲酒。原以
合歡若飲之過節。易於亂性。而爲所困。必操

存存主勿使多飲至神昏氣亂也。此四者雖若近易。然身體而力行之。工夫卻極細密。道理卻極廣大。非仁熟義精。涵養純粹者不能也。以我自審。何者有於我哉。可見爲學當不忽於畀近。不遺於微小。誠能於天理之當然者。求盡其量。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希聖希賢。不外是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一章書是孔子就川流以指道妙也。天地

間大化流行。無時少息。隨處可見。然目前可以指示者。莫如川流。故孔子偶在川上。有會於心而言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往而復來。來者復往。相續不已。無非逝者。有如此水夫。徹晝徹夜。流而不已。晝固如是。夜亦如是。未嘗有一息之停止也。人心體此。時時存省。使私欲淨盡。天理常存。無有毫髮之間斷。則庶乎不虧其本體矣。推而言之。天理流行。觸處皆是。天運而不已。物生而不窮。日往則

月來寒往則暑來大而造化之開闔小而口鼻之呼吸無在不有無時不然總是一無息之體論本體則自然不息論工夫則自強不息勉強之久至於自然而純亦不已焉則天德在是王道亦在是所謂中和位育無非此理惟在天縱之聖人察識其本體而擴充之存誠主敬無少間斷以造乎其極而已。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好德之貴誠也。孔子曰天所

賦於人之正理而人得之於心者德也。人之大欲最易溺情亂性者色也。德色二者理欲之分判然。乃吾觀人情理念常衰欲念常勝。德雖人所本有而氣稟拘之物欲蔽之脩己之德則不能亶亶焉。惟日不足見人之德則不能孜孜焉。樂取於人。欲如好色之出於誠。干然至真且切者未之見也。蓋好德則脩身親賢其益無窮。好色則傷生伐性其害不小。誠能易好色之心以好德。將賢人君子。日至於

前而脩齊治平。自收其效。其爲樂不便多乎哉。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此一章書。是見爲學進止之機。皆由於己也。孔子曰。人之爲學。必求有成。倘日積月累。已實用工夫。而一旦厭怠心生。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究歸無成。譬如積土爲山。勢已垂成。其未成者。但少一簣之土耳。於此成山。豈不

甚易。乃忽然中止。不肯加功。則前功俱置。無用。而山終不成矣。此其止也。誰止之乎。只一已。因循怠惰而止耳。爲學而至自棄。亦猶是也。可不戒哉。人之爲學。勿可畏難。雖爲聖爲賢。未嘗全用工夫。而一旦發憤精進。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不可限量。譬如平地。未曾積土。其所覆者。僅有一簣之土耳。冀望成山。豈不甚難。乃銳然奮進。不肯少停。則功力積久。高大。山亦有時而成矣。此其進也。誰進之乎。

只一己奮發精勤以往耳。爲學而能自強亦猶是也。可不勉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見爲學在銳志。尤在有恆。誠使工夫無有間斷。則盛德大業。豈難致哉。夫而一旦。終歸於廢。不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贊顏子之能受教也。孔子教門弟子。發明道理。常以言語相傳。但諸弟子聞孔子之言。未能會之於心。體之於身。

便有怠惰之意。惟顏子能明睿。故聞孔子之言而心解。能健決。故聞孔子之言而力行。欲罷不能。拳拳弗失。所以孔子贊之曰。凡人聽言半疑半信。若在若亡。罕有不惰者。若夫語之以道而心知力行。自不能已。絕無怠惰之意者。其惟回也。與。孔子稱贊顏子。亦所以勵羣弟子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此一章書是孔子追思顏子之好學也。凡人

爲學智愚賢不肖之分所爭惟在進止之間耳。進而不止。雖至聖人而無難。止而不進。則終於庸人而已。孔門惟顏子好學。有日進而未已之勢。使得永年。必至聖人地位。故孔子當顏子既逝。猶追思而謂之曰。惜乎。吾但見其奮往精勤。方進而不已也。未見其逡巡退縮。欲止而不前也。以其勤學如此。由此日進不已。其造詣所到。豈可限量。而不意其早逝也。豈不深可惜哉。孔子之惜顏子如此。學顏子之學者。亦惟精進不已。則庶幾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此一章書是孔子勉學者以有成也。凡學者十始有其質。猶穀之始生有苗。繼加以學問。發其達其聰明。猶穀之吐花爲秀。終焉實有諸已。至於成就。猶穀之成。穀爲實。學必至於成。猶穀必至於實。方爲有用。故孔子借喻而言曰。穀之生也。自苗而秀。自秀而實。乃爲有成。苟或失其耕耘。逆其生理。培植滋養。一有不到。

則但生苗而不吐花秀發者有矣夫。卽吐花秀發而不結實者亦有矣夫。美而不成其何用哉。可見講學脩德亦當有始有卒。勿致一暴十寒。則日進無疆而底於大成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及時勉學也。孔子曰。君子進德脩業。貴於及時。若人之後生者。實是可畏。其年富進學有餘日。其力強進學有

餘功。誠能不虛此年力。乘時勉學。日進不已。則其造詣所到。殆未可量焉。知將來不如今日之可畏乎。倘若因循悠忽。歲月蹉跎。轉盼間。至於四十五十之年。而不以善聞。則衰老無成。後來更無可望。斯亦不足畏也已。孔子先言可畏。是期望以勉勵人。後言不足畏。是絕望以警戒人。總是教人及時勉學也。可見作聖之功。全在春秋方富之年。日新不已。日進無疆。則功崇業廣。豈有不造其極者乎。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與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聽言者貴。有受言之實也。孔子曰。凡人聽言。必當虛己。以受求其實益。如見人有過。以正言直論。明白規諫之。是謂法語之言。此等言語。詞嚴義正。人聽之自然敬憚。不得不允服。其能無從乎。然非貴面從而已。必因所言者。一一反求。既有過。愆隨

卽改正。乃爲可貴。見人有過。以婉詞微意。委曲與之。言是爲與與之言。此等言語。婉轉和平。人聽之。無所乖忤。不得不欣喜。其能無說乎。然非貴一時喜說而已。必以所言者。一一尋繹。渙得其微意之所在。乃爲可貴。若一時喜悅。而不能繹。思其理。外貌順從。而不能自改其過。則雖正直規諫之論。日陳於前。委曲開導之詞。日聞於耳。究不足以醒其昏惰。救其過失。吾終無如之何也已矣。孔子渙絕以

警之如此。凡聽言納諫。虛己以受。務求實用。勿事虛文。則講學脩德。治國平天下。均有裨益矣。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立志也。孔子曰。凡士君子必先立志。志於道。志於仁。皆志也。所志一定。方能爲聖爲賢。至於有始有卒。終不可得而奪。且以勢之難奪者言之。如以三軍之衆而備一主帥。宜若不可奪者。然三軍雖衆。

心有時不齊。力有時不合。則其帥可奪而取之也。若以匹夫而守其志。宜若可奪者。然匹夫雖微。在己能守其志。則始終不變。生死不渝。必不可得而奪也。可見士君子只在立志。所志既定。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謂大丈夫者。如是而已。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伐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此一章書是言進道不可自足也。凡人不以貧富動其心，方能進道。子路識趣高明，能於貧富之際，毫無繫累。故孔子稱之曰：「人情戚戚於處貧，而汲汲於求富。每於貧富相形之際，未有不動心者。若夫身衣敝壞之緼袍，與衣狐貉貴服之人並立，而恬然淡然，無動於中，不以為恥者，其惟由也。」與夫由能「不恥」，其無伎求之心可知矣。凡人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則必伎恥己之無，而欲取之，則必求。伎

求心生，無所不至。皆恥貧之念為之也。今由獨能不恥，衛詩有云：「無所嫉而不伎，無所貪而不求。於外物一無繫累，用是以往，何所為而不善乎？」此言惟由足以當之矣。孔子引此以美之如此。子路聞孔子許之，遂將此詩詞時時諷咏。若將終身者，是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孔子警之曰：「義理無窮，必有日新不已之功。以求至於盡善之地，是不伎不求之道，特進道之階耳。若止於此，何足以盡

善哉。蓋爲學不以境遇動心。方可與進道。然須由此而進。至於中心安仁。終食無違。乃爲盡善。故孔子警子路以勉其進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託物以比君子之節行也。孔子曰。春夏和煖之時。草木無不暢茂。雖有堅剛柔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歲暮寒凝。草木零落。而松栢猶蒼然不變。然後知其後彫也。蓋治平無事之時。小人或與君子無異。

至於遇事變。臨利害。改節易操。甘與草木同腐者多矣。惟君子處之彌艱。守之彌固。威武不能挫其志。死生不能動其心。卽如後彫之松栢然。夫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惟至時變而後知君子之不同於庸衆也。然必待有事而後思得君子而用之。豈不晚哉。此聖王所以貴百年之計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此一章書。是孔子指成德者之心體。以示人。

也。孔子曰。知仁勇三者。人心之本體也。蓋人之心體。本無障蔽而不惑。本無牽繫而不憂。本無委靡退怯而不懼。自人心一有所蔽。卽有疑惑。惟夫有知之德者。格物致知。不昧虛靈之體。則事物之交。凡是非可否。無不坐照無遺。何惑之有。自人心一有所累。卽有憂患。惟夫有仁之德者。涵養純熟。渾然天理之公。則境遇之來。凡窮通得失。無不順理安行。何憂之有。自人心一有所怯。卽有恐懼。惟夫有

勇之德者。至大至剛。直養浩然之氣。雖當大節重任。險阻艱難。皆毅然處之。無逡巡退縮之意。何懼之有。此皆成德之事。學者以之脩己。帝王以之治天下國家。皆不外此。故知至於不惑。則足以照臨四海。仁至於不憂。則足以并包九有。勇至於不懼。則足以裁決萬幾。帝王之學。尤所當加意者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全學望人也。孔子曰：人之造詣不同。學貴循途而進。如人志氣邁往。銳然以典學自命。是可以其學矣。然學必專心致志。向道而行。而後不爲他岐所惑。初學之人。或識見未定。未能實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是可與其學者。未可遽與之適道也。既勇往以從之矣。必躬行實踐。有所執持。而後不爲外誘所奪。適道之人。或操守不堅。未能固執而不變。是可與適道者。未可遽與

之立也。學至於固執而不變。亦可矣。然守而未化也。惟聖人一理渾然。汎應曲當。於事變之來。各適其輕重之宜。如權之稱物者然。彼能立之人。或不能通權達變。以幾夫時措咸宜之妙。是可與立者。未可遽與之權也。學至於可權。然後爲學之功全矣。蓋爲學之道。不容躡等而進。當循序以致其功。亦不容得半而足。尤貴層累而造其極也。人曰：六經之

唐棣之華。徧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不爾思。室長數而子曰。此一章書是孔子借詩以勉人用思之意。昔逸詩有云。唐棣物之無情者也。其花尚翩翩然搖曳。若有感而動矣。况我與爾人之有情者也。豈無所感動。而不爾懷思乎。但以所居之室。相去隔遠。而不能相及耳。夫詩人之所思者。固未知其所指何在。孔子遂借其言而反之曰。思之爲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詩所謂室遠。畢竟是未之思耳。若果思之。則此

心之靈明。雖千萬里之外。千百年之上。一思卽至。初無障隔壅蔽。夫何遠之有。夫道在於心。思乃盡心求道之功。人之於道。只徒事口耳。而不求之於心。故以爲遠。若求諸心。則欲仁斯至。何遠之有。是以君子貴近思之學也。

鄉黨第十其言雖文間。則亦參討實而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書長。其于宗廟宗廟

鄉黨一篇皆是記孔子容貌威儀起居動靜

之詳。蓋聖人盛德積中。動容周旋。有自然中
禮之妙也。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鄉黨宗廟
下朝廷言貌之不同也。門人記曰。吾夫子之居
鄉黨也。則見其言貌之間。恂恂然信實而已。
謙界遜順。不敢以賢智先人。有似乎不能言
者。蓋鄉黨乃父兄宗族之所在。故禮恭而辭
簡如此。至於與祭而在宗廟。居官而在朝廷。
則便便然與人議論。制度儀節之精微。問之
必審。紀綱法令之詳悉。辨之必明。但言所當

言。常敬謹而不放爾。蓋宗廟乃禮法之所在。
朝廷乃政事之所出。又與處鄉黨之時不同。
故言之不容不盡。而辨之不容不明如此。此
聖人盛德之至。故隨所處而皆合乎禮之中
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
也。君在蹞蹞如也。與與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
同也。門人記曰。吾夫子之入朝也。方君未視

朝之時。正臣工議政之際。如與下大夫言。其勢分猶畧。言或可以直遂。則當言卽言。正辭斷義。無所委曲。但見其侃侃然剛而直也。若與上大夫言。其體貌尊重。言不可以徑情。雖理之所在。持正不阿。然必顏色和婉。辭氣從容。但見其闇闇然和悅而諍也。至君旣出而視朝。夫子極其敬謹。不敢一毫怠忽。則踧踖如而恭敬不寧也。但常人過於矜持。未免失之拘迫。夫子卻又從容和緩。動用周旋。不過其則。與與如而威儀中適也。聖人之事。上接下各中其節如此。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也。古者列國諸侯。朝聘往來。主賓相見之時。有爲之擯相者。主謂之擯。言其接待賓客也。客謂之相。言其輔相行禮也。門人記曰。吾夫子當君

命有召使之爲擯迎接賓客。此乃兩君交好大禮所繫。故夫子一聞君命敬慎之至。頓改常容。觀其顏色則勃然變動。不類平時之安和自適。觀其步履則盤桓不安。屏營不寧。有似欲前進而不能之狀。此是承命之初。其敬有如此。及賓至而君迎之時。賓主有命爲擯者。遞傳賓主之命以相達。夫子此時適爲次擯。有上擯居於身之右。有末擯居於身之左。故拱揖所與同爲擯者。或揖左人傳命而出。

則以手向左。或揖右人傳命而入。則以手向右。然手雖有左右而身則端整自如。未嘗隨之而動。但見其衣之前後襜如其整齊也。及賓主相見之後。主君延賓而入。爲擯者當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夫子於疾趨而進之時。足容雖疾。手容自恭。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然此是行禮之時。其敬有如此。行禮既畢。主君送賓以出。賓方退出之際。主君之敬未解。夫子必復命於君曰。賓已出。不復回顧矣。所

以舒君之敬。不使勞於瞻望也。此是禮畢之後。其敬有如此。夫以爲擯一事。自始至終。無不中禮如此。此所以爲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朝之容也。門人記曰。吾夫子趨朝之時。方入公門。去君雖遠。敬心

已切。但見其曲身而行。鞠躬如也。雖公門高大。卻似不能容其身者然。其立也。必不敢當門之正中。避所尊也。其行也。必不敢踐履門限。恐不恪也。敬於入門之始如此。由此而進。則爲君所寧立。聽治之虛位。夫子過之。見位如見君。其顏色則勃然而變動。其行步則躩然而盤旋。其言語則訥訥然。謹慎收斂。似氣不足以出聲者。敬於過位如此。蓋去君漸近。故其敬漸加。與入門之初不同矣。當升堂之

時則兩手握衣下縫使之離地以防傾跌之患。歷階升堂曲身而行鞠躬如也。其心敬氣肅。淡自屏藏似不息者。蓋愈近君則愈敬慎。視過位之時又不同矣。夫子見君已畢。由是下堂而出。降階級一等。始稍舒其顏色。有怡怡然和悅之意。然其敬君之心有終不能忘者。但見其下盡階級趨走以就於下。則端拱如翼。手容之恭如故也。復其朝班之位而立。依舊蹀躞而恭敬不寧。身容之肅如故也。蓋

自始至終一於禮如此。可以爲人臣法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躡躡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容也。門人記曰。夫子承君命以聘問鄰國。執持國君之命。圭以通其信。則敬謹之至。鞠躬如也。有如至重而力不能舉者。身容何肅也。執之平。衡心與手齊。有時舉手向上。則如與人相揖者。未嘗失之太高。有時俯手向下。則如

以物與人者。未嘗失之太畀。手容何恭也。其色之見於面者。勃然變動。如臨戰陣之時。色容何莊也。其容之形於足者。舉足促狹。曳地而行。若緣物然。足容何重也。及聘問之後。以君命獻禮物於鄰國之君。所以達君之情。但見夫子有和悅之色。視聘時漸舒也。享畢。又以私禮見鄰國之君。所以伸己之敬。則愉愉如而又加和也。蓋敬以盡聘問之禮。和以達聘問之情。惟夫子其能不辱君命乎。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麀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惟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衣服之制也。門人記曰。聖人持身卽一衣服亦不苟。如常服則不用紺緌二色。以爲衣之領緣。蓋紺乃深青揚赤色。爲齊服之飾。緌乃絳色。爲練服之飾。故不

以之飾常服也。私居之服不用紅紫二色。合赤白而成紅。合赤黑而成紫。皆色之不正者也。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故不以服之。私居也。其致謹於服色之辨如此。時當乎暑。則服單葛之衣。或取夫絺而精者。或取夫絺而麤者。然必先着裏衣。表絺絺而出之於外。蓋暑服宜於輕淺。而不宜見體也。時當乎冬。則隨所服之裘。襦以所宜之衣。如黑羊之裘。服以朝覲。則襦以緇衣。欲黑色相稱。白麕之裘。服於聘享。則襦以素衣。欲白色相稱。黃狐之裘。服於蜡祭。則襦以黃衣。欲黃色相稱。此公服之制也。若私居之裘。其制則長。取其溫暖。而短其右邊之袖。蓋作事常用右手。取其便於舉動也。私居之裘。則用狐貉爲之。以其毛渙溫厚。可以禦寒。而適體也。其致謹於裘葛之制如此。服必有佩也。居喪之時。去文就簡。非所宜佩。若已免喪。乃去凶卽吉之時也。必玉以象德。器以備用。無所不佩焉。衣必有裳也。

於聘享則襦以素衣。欲白色相稱。黃狐之裘。服於蜡祭。則襦以黃衣。欲黃色相稱。此公服之制也。若私居之裘。其制則長。取其溫暖。而短其右邊之袖。蓋作事常用右手。取其便於舉動也。私居之裘。則用狐貉爲之。以其毛渙溫厚。可以禦寒。而適體也。其致謹於裘葛之制如此。服必有佩也。居喪之時。去文就簡。非所宜佩。若已免喪。乃去凶卽吉之時也。必玉以象德。器以備用。無所不佩焉。衣必有裳也。

朝祭之服取其方正。其下裳則用正幅。如帷幔然。謂之帷裳。然人身之腰爲小。故於兩傍爲襞積。有衣褶而無殺縫也。若非正服之帷裳。則下用襞積。而旁有斜裁。倒合之殺縫矣。以其殺於下。齊者一半。故謂之殺縫。其制上窄下寬。取其省約而不妄費也。其豐儉各有所宜如此。如弔服所以哀死也。若羔裘之朝服。元冠之祭服。則不用之以弔。蓋不以吉服而用之於凶服也。朝服所以覲君也。孔子時雖致仕。每月之朔必服其朝服。而北面以朝。蓋不以致仕而忘乎君也。其謹於吉凶之禮又如此。蓋衣服所以文身。亦聖人之所必謹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謹齊之事也。門人記曰。夫子將祭祀而齊戒。沐浴既畢。必更明衣。而衣以布爲之。不但內志之清明。而且外體之純潔也。齊戒之時。既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

百訓論語解義卷之七
三
著明衣而寢。故必別有寢衣。以防其褻。而寢衣之制。周身之外。仍長有一半。使其可以覆足也。其致潔以盡敬如此。至於平居之食。有常品矣。齊則必變其所食。不飲酒。不茹葷。恐以臭味之故。昏吾精明之德也。平居之坐。有常處矣。齊則必遷其所坐。不安常。不襲故。恐以便安之習。奪吾慎重之心也。其變常以盡敬如此。此可以得聖人謹齊之心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饅而餽。魚飯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飲食之節也。門人記曰。聖人之飲食。不特爲養生計。蓋亦有道存焉。飯食雖不求其精。而亦不厭其精。牛羊與魚

之腥。聶而切之之膾。雖不求其細而亦不厭其細。蓋食精膾細有益於人者。聖人所不去也。夫食之有益於人者。固不厭而傷人者。豈食之乎。故食取其精也。苟飯傷熱濕而饑。或味變而餲。則不食。膾取其細也。苟魚爛而餒。與肉腐而敗。則不食。若未敗而色已變。此色惡也。則不食。未敗而氣已變。此臭惡也。則不食。人事之烹飪。或失其節者。不食。天時之成熟未至。其期者。不食。蓋以上數者。食之皆足

傷生。故夫子謹之。夫物之有害者。固不食。而無害者。亦豈苟食之乎。割肉以正爲貴。不正則與心體違。不苟食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致用不備。不苟食焉。且不徒不苟食。而所常食者。亦自有節。蓋人資穀氣以養生。若肉味過多。反勝五穀之氣。致失養生之道。故必節之。雖不辭其多。而不使其太過也。飲酒以合歡。若崇飲不已。既能昏性而喪德。又能致疾而傷生。故必節之。雖不限其量。而不及於

醉亂也。至若酒出於沽。脯出於市。恐不精潔。或至傷人。故皆不食。若夫薑可以通神明。去穢惡。故每食常設而不撤去。凡飲食之道。惟適可而止。不太多而過飽。恐傷生也。其養生不既周乎。夫日用之飲食。因慎而頒於人者。亦有節。夫子當助祭於公庭。而有肥肉之得也。歸卽頒賜。不待經宿。蓋重神惠而尊君賜。故不敢遲也。至於家廟之祭肉。雖可少緩。未能當日分賜。然亦不過三日。皆以頒之於人。

若過三日。則肉敗而人不食之。是褻神之餘矣。故不久留也。其頒食有當可之節如此。夫子當食之時。則心安於食。雖人有問及。亦不輕於答也。當寢之時。心安於寢。亦不輕於言也。其食也。雖蔬食菜羹。亦必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其祭雖小。亦必齋如其誠敬焉。此皆聖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如此。蓋不止於養身。而亦所以養德。學者能隨事而體察焉。何莫非道之

所在也。

席不正不坐。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所處必以正也。門人記曰。夫子必安於正事。事皆整齊嚴肅。故於席位或偏向不正。自不苟於坐焉。蓋東西南北各有正位。在聖人心安於正。席不正。則與心不合。心便不安。故雖小不苟也。則其出入起居之無不正。可知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饗。朝服而立於阼階。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居鄉之事也。門人記曰。夫子之居鄉也。或與鄉人宴會飲酒時。則少長咸集矣。其中有六十以上。執杖而行之老人。夫子必加尊敬。宴畢之後。杖者出。夫子卽隨之而出。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也。其敬長如此。周禮方相氏。主索疫鬼而驅逐之。季冬之月。則命有司大儺。以驅除鬼祟而迎納吉祥也。蓋此禮雖古而近於戲。夫子家居遇

鄉人行大饑之禮。則敬君命而服朝服。以立於東階焉。以鄉人饑於我家。我有主道也。其敬古禮如此。此居鄉之道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與人交之誠也。門人記曰。夫子之與人交也。一出於至誠而不欺。如所交之人。在於他邦。夫子遣使候問。使者臨行。則必從後再拜而送之。有如親見其人。不

以其在遠而廢敬也。季康子曾饋以藥。夫子首拜而受之。以答彼之殷勤也。且直告使者曰。丘尚未知此藥所用何品。所療何病。不敢嘗也。蓋藥有未達。自不可嘗。然受而不飲。則又虛人之賜。故直以不敢嘗告之。其受餽之誠。又如此。夫子誠善與人交者哉。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仁民先於愛物也。門人記曰。一日。夫子養馬之廐。被火焚燒。夫廐爲

火焚傷馬必矣。夫子自君之朝退而來歸聞之。卽問曰。火得毋傷人乎。未嘗問及馬也。蓋惟恐人之傷。故不暇及於馬耳。夫天地之生物。於人爲重。當倉卒發問之時。意不在馬。而端在人。聖人其體天地之心爲心者乎。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事君之禮也。門人記曰。

凡臣之於君。務期盡禮。毋論事之大小。悉當以謹敬持之。若夫子則無一事之越於禮者。君或賜以熟食。必正席致敬而先嘗之。然後願之於人。尊君賜也。君或賜以生肉。必烹調使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君或賜以生牲。必畜之於家。無故不殺。仁君賜也。其盡禮於受賜有然。夫子或侍於君。而食於君之側。其時君祭而置品物於豆間。則己不祭而先飯。蓋禮。君賜之食而客之。則命之祭。夫子不敢

當君之客已。故先飯以示爲君嘗食之意。其盡禮於侍食有然。夫子或以疾寢而君視之。倘得扶疾而以臣禮接君。固其心矣。勢必不能則首居東以受生氣。加朝服於身。又拖大帶於上。不忘恭也。其不以疾而廢禮。又有然。君或有事而以命來召。倘可卽升車而行。所不辭矣。若猶未駕。則迫不容待。徒步以往。不俟駕而遂行。急君命也。其不以勞而廢禮。又有然。蓋分義之必循。斯禮文之必謹。夫子於

織悉委曲。無所不竭其誠敬。是不獨持一身之小節。而正以立萬世人臣之大常也。與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不以吝遂其心。不以貧廢禮。其心

此其章書是記。孔子交朋友之義也。門人記曰。朋友爲五倫之一。原以義合者也。夫子之於朋友。莫不以義爲斷。如朋友不幸而死。無親屬以主之。是無所歸者。於義爲當殯者也。夫子卽曰。於我殯。蓋揆乎事理之宜。遂直任

而不辭也。如朋友之饋，或輕或重，皆交際之常。於義所不當拜者也。是以雖重如車馬，非饋祭肉者比。則直受之而不拜。蓋祭肉之所以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車馬豈其倫乎。此夫子所爲，悉合乎當然也。蓋義受裁於祭心。夫子不以存歿易其心，不以貨利動其心。惟心能有主，故義無不盡也。又饋雖車馬，非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容貌之變也。門人記曰：容貌乃德之符。夫子隨事順應，適當乎理。其形諸身而見於色者，各有不同。凡人寢處，恆易流於肆。夫子雖舒布其四體，而不至偃臥以如尸。私居不必過於拘。夫子雖慎持於平日，而不事矜莊以爲度。其容貌之見於處已者如此。若夫有喪之人，所當哀也。夫子見齊衰者，雖所親狎，必變色以待之。有爵與無目

之人所當致其尊與矜之誠也。夫子見冕者與瞽者，雖當燕見，必禮貌加之。至夫子當在車之時，見有服凶服者，則惻然不寧而爲之式。見有負版籍者，則肅然起敬而爲之式。此一以哀有喪，一以重民數也。至夫子當燕享之時，主人設盛饌以相待，必變色而起，以致其敬。所以重主人之禮也。其容貌之見於接入者如此。至迅雷風烈，乃天變之大者。夫子當此，必變其常色，惕然恐懼。蓋敬天之怒而不敢逸豫以自安也。其容貌之見於敬天者，又如此。夫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其出之也，非有心而觀之者，則各異。至如見負版而式，遇風雷而變，則尤所以重邦本而畏天威也哉。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升車之容也。門人記曰：我夫子正直存於中，而肅恭著於外。隨其所，在莫不見其有敬容。無肆容。人當升車，自無

不立而執綏者。然或未免於偏倚也。惟夫子則必正立執綏。而一無偏倚焉。及既在車中。則瞻視有常。未嘗回首而顧也。言語必慎。未嘗急遽而言也。手容必恭。未嘗妄有所指也。蓋敬容之見於乘車者如此。夫禮大夫得乘車。苟或稍縱。卽不足以見盛德之容。而且惑人之視聽。夫子之不待謹而自謹也。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與。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此一章書。是見孔子時中之聖。其所會心者。無非時也。門人記曰。鳥之爲物。雖微。見人之顏色不善。斯舉翮而他往。又必迴翔審視。擇可止之地。而後集焉。何其能見幾而舉。擇地而集如此。昔者孔子見雌雉存於山梁之上。因感而嘆曰。彼山梁之雌雉。當飛則飛。其飛也以時。當下則下。其下也以時。時哉時哉。子路不悟。以爲時物。而其向之有執之之意焉。

遂三嗅而作。其在山梁也。非翔而集於山梁者乎。其嗅而作也。非見子路之色而舉者乎。是可以知鳥矣。更可以知夫子之有取乎時矣。蓋孔子於君臣朋友父兄宗族之間。一言一動。莫不各盡其道。非屑屑以求其合時。當然自無不然耳。此所以澁有取乎時也。記者記此。以終鄉黨。正以明聖人之悉因乎時云。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七

